

樊馨蔓

著

RENTI
ZHIWU

人体植物

古吴轩出版社

生活是一种经历，
敏感、细腻，
它虽然不是一生的感悟，
却是每一个青春都会有的故事。
文字将这个故事堆砌成为了一个奇妙的景观。

樊馨蔓

著

RENTI
ZHIWU

人体植物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体植物/樊馨蔓著.-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4

ISBN 7-80574-926-4

I. 人… II. 樊…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500 号

责任编辑:苏 利

王 琦

装帧设计:周 晨

责任校对:渔 人

徐笑后

责任印刷:何 洁

书 名:人体植物

著 者:樊馨蔓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215006

Http://www.szrbs.net/gwx

E-mail:gwxchs@126.com

电话:0512-65232286 传真:0512-65220750

印 刷: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630×960 1/16

印 张:19.625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74-926-4/I·031

定 价: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你的影子

001

人体植物

189

NI DE YINGZI

你的影子

第一部分

见过一种东西吗？曾经是一个活泼的生命，现在……这种东西若曾经是人，现在叫做木乃伊；曾经是树，现在就叫做仿真树。

西安的博物馆里面就有木乃伊，千年以前鲜活的生命，千年以后枯萎地躺在我们面前的透明盒子里。北京首都机场的候机大厅里面，就有仿真树，也是多年前鲜活地在南方海边的微风中摇曳吟唱，现在树汁被抽干，被制作，以一棵曾经是树的姿态，仿佛是活着，实质是再也没有生命地站在千千万万人的眼前……

游泳池

当一天的最后一缕阳光从游泳池的白色大玻璃顶子移去的时候，我会像一条鱼一样，轻轻地滑入水里。被我身体劈开的水波，像朵朵纯色的百合，盛开在我的两边。

我渴望做一条鱼。一条自由地在水中滑动、随时在水影里消失的鱼。

终会有这样变成一条鱼的一天。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不锈钢的扶手在掌心无声无息划过。凉丝丝的水随着脚的一步步踏入，漫过脚背，漫过腿。这是浅水区。一米二的水深一直会漫到胸口。透过浸满消毒粉的水看自己的双脚，显得绵软而苍白。它们硕大。

今天的水质清澈。

水里没有几个人。都像是放大了形的青蛙，一下一下奋力向前划着。

蛙泳。

这是一个非标准型的游泳池。长二十米，四个泳道。

如果夏天就像是一个人的身体，那我是从他的腰部开始学游泳的。我很快地从刚入水时的浮不起来，过渡到了现在的沉不下去，可以一下一下地始终保持露出水面半个脑袋，以三分钟二十米的速度，直渡泳池。从浮不来到沉不下去，这前后两个阶段一共只化去了四十分钟。我知道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下过水的人说，这算是个奇迹，非天才或弱智不能及。

我摇摆在这两极。

水慢慢没到了胸口。比以往清澈的、散发着氯气味儿的水。水底的黑色直线标记，像两条巨大、绵长的蛇，随着水波的荡漾而游动。

这是我第三次下水。

我深信能够做到将头埋进水里，像其他那些放大的青蛙一样，埋头在水中向前滑行。两腿弯曲，然后用力向后一蹬。不管身后有没有其他的人。

一只大钟高悬在不标准的长方形泳池正上方。我希望时间会像水滴一样，从光滑的钟面上滴答而下；然而只有被淹没的、秒针的滴答声，淹没在被胳膊和腿们推开去又涌起来的哗哗水声中。时间走在它自己的椭圆形里面。不时有人从层层水波中抬起头来看它一眼。有的人就因此爬上了“岸”。当被满是氯气味儿的水泡白了的两腿重新踩在地面上，大多数人就好像完全忘

了腿主要是用来走路的。他们跌跌撞撞、摇摇摆摆地消失在浅蓝色的屏风后面。

也许很多人就此注定了彼此间，此生只有这一面之交，这一面擦水而过的缘分。许多茫然的眼神，都将不再与消失在浅蓝色屏风后面的陌生的脊背相遇。

而我能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片的陌生中想到他。KOU - KOU。就像我从夏季的“腰部”开始练习游泳。这个喊他的声音，从整个腹腔的深处翻滚而出。

为此我感到声嘶力竭。

“明白我为什么叫你 KOU - KOU？”

他微笑：“明白。”

“为什么啊？”

“你想说‘哥哥’。”

“啊，对了！”

“但我不是你的哥哥阿泰，我是你的爱人……”

当我还穿着我所喜爱的上衣的时候，我就开始怀念这件我还穿在身上的上衣了；在我还在翻看我手里的书，我也就开始了对本书的极其强烈的日后的想念。我正在享用某件事的一切的时候，我难过地看到我也正在完全地失去这一切。像一面完美的墙，我正用双手触摸它明明白白的坚硬，但它已经与此同时地在我的眼里，在我的记忆和推测中，不可避免地斑驳、颓废了。

倒塌了！

就是这样。

我看着自己才三十岁的、依然年轻、瘦精精的样子。但是转眼间这具年轻的身体幻变成了一个极老极老的妇人。她是如此的摇摇欲坠，面目沧桑含糊，像一座年代已久、等待翻修、杂草丛生的楼，深不可测的窗口飘摇着岁月的浮尘。我目不转睛，我是如此满头的白发，脚步蹒跚。我的三十岁，像是一件刚刚脱下的外套，无力地依靠在我晚年的手腕上。我站在摇摇晃晃的老年，皱着一张枯萎的脸，满怀怜悯地俯首看着我三十岁的透明和无力，这具尚且年轻，尚且对自己无法预料，无法把握的身体。我的余生，将在这种满怀怜悯和无奈的注视中，反复重温——

“在拥有中体味失去，体味着一切终将与逐渐的衰老一起失去记忆的时间，以及这一切带来的现时的幻觉”。

我的现时的幻觉！我的充满幻觉的年轻的命，流水一样一去不复的生命！

如果固定在墙上的钟能将里面的时间滴滚而下
.....

KOU - KOU!

荡漾着氯气味儿的水将我的头发像水草一样飘扬起来。它们漫涌过我的脸，迫使我对现时的想像闭上了眼睛。

KOU - KOU!

我荒诞生命中最饱满，最为称心，最为无法证明的一页；也许也是最失逻辑，最为无理的一页，翻开在

我无所自知,无所预料的二十八岁这一年。

池水像一只绵长柔软的手,一遍遍轻轻抚过我的面颊。

而我,在任何一个人群里,无论我的眼睛是张着,还是闭合着,我都能看到他瘦长的身影。他就像水中的泡沫一样在人群里起起伏伏。于是我看到了他苍白脸上潜伏着的无处收放的寂寞,他的挥之不去的欲望和胆怯,他被爱情灼中了的惊喜和恐惧,他被自己的影子绊倒在日复一日生活中的无可选择和狼狈……

他的一颗日晒雨淋的心;他的一双软弱无力的、却是始终被不同的人流带向远方的双脚,他疲惫而随波逐流。

他像一颗道边的野草,将他的春天败给了路人。

我疲倦地伏倒在水中。我的白发苍苍的老年在游泳池空洞的钢管框架中发出让人心悸的笑声。

我在水里更深,更深地埋下我的思维,我的视线。我看见我的长发水草一样地飘浮。这样漂着的时候,我似乎可以暂且将我的年轻,将我的无边无垠的记忆和观望,托付给水。

长二十米,宽四个泳道。漾漾荡荡,充满了氯气味儿的水。

一些陌生的肢体与我共享其间。

一些陌生的黑发,棕发,精心染了的黄发,红发同时飘浮其间。

之中的大部分,在水里的起起落落闪闪现间,让

我再一次恍然明白，他们与他们，与我的此生，与我绵长无比的记忆，也许也就只有这一面之交，一水之交的缘分。

我在水里屏住了呼吸。我极尽所能地伸展开手和腿。当水全部将我没去的时候，抬头换气成为了最后一秒钟的本能和生理上的需要。

我张大了嘴，让充满氯气味儿的水充斥其间。我看见从张大的嘴里慢慢溜出来的气变成了一串串的水泡，扶摇直上，消失在清平的水面。

此刻我与这个世界只维持着一串水泡的关系。

三乘以四

到底有多少的心思需要倾述？有多少的记忆需要像夏天的冬衣，拿到屋外翻晒？

在一切的讲述中，我难分真假。

但是我，就是为了这一切。

我的过去，是因为寻找；我的现在，和将来，是为了倾述，向我自己，向一切有时间可以停止下来，坐下来的人倾述。我的倾述分文不值，但是它纠缠着我的生命，直到永远。

我在哪儿呢？在一只酒瓶的深处？在一盏灯的阴影里？在某一节音乐的颤声中？在咖啡袅袅散去的雾气里？在一个由新鲜，而变得发黑的果核里？

KOU - KOU……

我听见对他的呼唤隔山隔水，传遍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

我的飘散四处的记忆！我的随时脱口而出，犹如叫卖声一般游荡过了大街小巷的记忆！

我张开嘴，乘着我的身体尚且年轻有力。我要让它们随口而出，这些来了的，和还没有完全来的记忆，这些似真似假的记忆，让它们带着饭菜的余温，带着游泳池的氯气味儿，飘扬在我的体内，随着一天的温度热胀冷缩。

我随之气馁和鼓胀。

我的身体随着我断断续续、连绵绵绵的记忆发生着变化。我絮絮叨叨，我老态龙钟，我却仍然活在我的年轻时刻。

但是，我却知道所有这些事情的结果，就像知道一年四季。

我只要放慢我呼吸的速度，我就能够找到我，我看见我在一间房间。一间暗淡的，光线不足的房间。我喜欢房间，胜于山水，胜于风景，胜于一切的花和草。它们将我隐藏起来，它们将我与窗外的现实隔绝。

基本上所有四面墙的房间在我看来都是这样的比例：横三，长四。我喜欢这种由几面墙相隔起来的空间。喜欢所有直接构架在我身边的几何图形。还有左右拐弯，弯来弯去延伸到各个地方去的翻来覆去的桥。喜欢把我藏起来的房间。

横三,长四。它是一道数学公式,三乘以四,等于我的昙花一现的光阴,等于我的若隐若现的记忆。

如果我能够飘浮到这些横三长四的上方——我的屋顶,可以在半空中形成一道倾斜的线,一个倾斜了若干度数的屋顶,我觉得我的侵入了血液的欢喜和悲哀,将有可能被这道我盼望中的斜线挤压掉起码一半。我总是这样认为。我的思维浮在半空中做我的数学题。

我盼望一道能够切除悲哀,或者是切除记忆,或者是切除未来的斜线。

我盼望只保留现在。我盼望我的过去和未来发烧,溃烂,和消失。

但是我身不由己。我的盼望是一朵黑色的奇异的花儿,它只在想像里面开放。

我恍恍惚惚。在有意无意间走入的,总是那种长长,方方的房间,屋顶平整的房间。在这种房间里,有一次,我遭遇了等在我命运中的 KOU - KOU。

这种三乘以四的房间大多光线明亮,有着垂地的暗色大花布窗帘,规矩地停靠在窗框的两边。几乎就像是纠缠人们灵魂已久的某种根深蒂固的道德感,习惯性地靠窗而立,提醒你某些事情的限度。

我常常想到大多数人的生,是如何在这些轻易不能拉合的“限度”面前枯萎,消失的。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我有了一间单独的三乘四。我的布窗帘基本上是一年四季不分白天黑夜地拉着的。像一双终年戴着深色太阳镜的眼睛。为此我的母亲认

定我心理不健康。

也许她是对的。

在不能随意拉上窗帘的那种三乘四的屋子里，我尽可能的背光而坐。于是每一个想要走进屋子里来的人，就会像走上一个灯光明亮的舞台，两束来自于窗口的日光，像两束完美的舞台追光，紧紧跟着这张或紧或慢移动的脸。

那一个下午，KOU-KOU 就是这样在下午灿烂的日光迎面跟随下，进入了我的房间。

那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有阳光的下午。一缕缕，一片片的阳光，铺天盖地。不是遍布南方大多数日子的阴天，或者雨天。

KOU-KOU 出现在门外。他有点发愣，像在辨认是不是走错了地方。然后他进来，他有点迟疑地走进来的时候，两束来自于窗口的完美的日光，打映得他满脸奕奕生辉。

那是下午四点。灿烂的日落近在眼前。

我坐在一张椅子上。这张椅子面向房门，隐匿在屋角的阴影里面。这张同身后拉开的窗帘同样花色，却陈旧许多的花布椅子上，坐着差五个月二十八岁的一个年轻的身体。这个身体不知未来。深秋的阳光跟随着那张从门外缓缓移近的脸，在那一霎间像是七月的烈焰一般，强烈地从窗外喷射进来，在他的脸上点燃了某种幽远的记忆。

他穿着一件浅灰色条绒西装上衣。

我的幼年的邻居,有过一个倾斜的屋顶。我曾经和 KOU - KOU 提起过这种屋子。这些在我的记忆里并不多。在七十年代的南方,有这种木质结构的平房,从外面看,倾斜的屋顶,满布丛丛野草,极偶然的时候还会从屋顶的杂草中钻出一根灰涂涂的蛇,倒挂着从屋檐上垂下来。屋里没有窗户。也许是因为怕掉灰,几乎每家的屋顶都拉了一个白色的顶棚。白色的顶棚遮去了倾斜的屋顶,记忆显得平淡了。我的邻居住住在每逢四五月就有白蚁飞舞的木头房子里。他们有六个兄弟姐妹,他们的父亲,一个强壮、和气的货场装卸工人,在自己的屋里别人用来拉白色顶棚的地方做了一个木头的隔层。正像现在南方流行的一种小“复式”茶室,什么“轩”之类的,把一个整体的空间一隔为二。七十年代没有“复式”的概念,一个方方正正的三乘以四横切变成两个扁扁的三乘四,只是家庭人口众多的象征。他们家连接上下两个空间的,是一架脚一踩上去就会吱吱作响的竹梯子。陈旧,却不粗糙,竹梯子的两边被爬上爬下的双手磨得光滑发亮。每天晚上八点的晚饭时间一过,他们家的妈妈带着四个女儿就“吱吱扭扭”地上了隔出来的二楼。我常常是在下午放学以后去爬那架竹梯子,跟着他们家的老四,老二,或者老三。二层的整个地面都是床。我跪着爬进去,倾斜的黑瓦屋顶就在一抬头的地方,黑压压地护着,像两只巨大的翅膀。我一直爬到这片床铺的尽头,那儿开着一扇木头的小窗,是这排木头平房这个高度上的惟一——扇刷着绿油漆的小

窗。我趴在那儿看天上的云,看屋檐的雨,看燕子筑窝,看楼下的男孩子搂在一起打架。

白色的阳光一点点从对面的墙上移走。

我那副木呆呆的,所有不爱说话的孩子都具有的表情里面,没有任何一些关于将来,关于命中注定的KOU-KOU的预感。

而后来根据KOU-KOU的叙述,似乎正是与此同时,有另一个二楼隔层的窗口上,同样趴着一个表情含糊,看着屋檐滴水的孩子。

这两个窗口相距好几百公里。

我们同时看着一些自己熟悉的面孔从窗子下的碎石子路上一天天的走过来又走过去。当阳光无数次地从这个墙角移到那个墙角,那些弥布墙缝,因为南方的潮湿而生长成片的杂草枯黄了又蓬勃,又枯黄又蓬勃,那些熟悉的面孔在日见狭小的碎石子路上苍老了,消失了。

而我像一只盛满了大米的布口袋,鼓涨了起来。

KOU-KOU告诉我他正是在这种隔出来的、只有一个小窗口的二层里长大的。

那是一个同时被海水和江水环绕着的岛屿。

所有的房间像火车车厢一样无限地排列起来。当他们在记忆中缓缓游动,我常常会弄不清楚我贸然进入的那一个三乘以四,是属于将来,过去,还是现在。它们像是一面面巨大的镜子,环绕着每一个永远消失了的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五天。